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五五回 賜綺筵天子加恩 搶絨花英雌擅技

話說楊魁、韓毓英、賽雲飛三人由兵部堂官帶至南上苑，在御前報名之後分站兩旁，就有小太監牽過三匹馬來。三人不知是何用意，轉眼朝正南上一望，只見由東至西一排疏柳，約有一里多路，相去約半里路那樹枝上，就掛了一團絨絨的五彩花，中間安了一個金錢，三人看得清切，個個私下埋怨道：「我因何不帶弓箭！」轉念想道：此回辦考的忒也大意，連考國牌都不曾掛著。正然在那裡疑三惑四的，忽見一個太監，肩上抗了一面雙龍的金牌，由面前經過，那牌上寫著道奉旨命題：

第一場馬上金鏢

第二場下馬拾球

第三場馬上比槍

三人一看，才曉得是考這三件功夫。一個個皆暗道：這樣看來，我等手上帶來的兵器反是累贅。就此楊魁便將單錘別在背後，韓毓英、賽雲飛皆消去外衣，交代巡場的太監，一個把單刀別在迎面，一個把雙刀別在兩旁，三人皆上了馬。楊魁先將馬頭一帶，一直向東，轉身向南上了籠埂，將馬加上幾鞭，即便如飛的樣子，直奔向西。楊魁看準金錢，手抬了幾抬，「噹噹噹」的沿路而下發了三鏢，走盡西埂，又兜轉馬頭復行向東，用左手又「噹噹噹」的發了三鏢，那下面的鼓聲一起一起的，看見紅旗一展便敲得震耳。楊魁射完，奔到東頭下了籠埂，把馬韁收了一把，那馬仍款款段段的歸了原位，下馬到御前又高聲報了個名，復行退到東面。跟後韓毓英也把馬一拎，直向東去，轉身向南走上籠埂，也把馬加了一鞭。此回韓毓英另是一個打法，到一花團連發三支袖箭，左一支右一支，皆插在絨花兩旁，末了一枝便穿在錢眼裡面，初初的人還只道他射不著金錢，在那裡胡亂發箭，及至統統射完，但見那花團金錢上，就同添了個平升三級一般平平正正的，就是叫人爬上去裝，都裝得沒這個好看法子，下面也是紅旗招展，鼓聲大震。韓毓英由西頭下埂，繞歸原位，也下馬到御案前報了個名退下。末了便輪到賽雲飛了。賽雲飛心中一想：他們的暗器用著打鏢，本來合拍；但我這個癆瘋鐵抓有個什麼用處？忽然失笑道：有了法子了！我何不如此如此。就此把馬一帶，直向東去，轉身上籠埂，把馬一拍，他便一溜煙的左一抓右一抓，把花團上韓毓英所射的箭統統抓下，直到西頭，復行兜馬向東，又接連三抓，把三個金錢花團皆抓在手裡，那一陣的鼓聲格外敲得熱鬧。賽雲飛到了西邊，也下馬走近御案報了個名，把花團交代巡場的太監，退回西首本位。

此時龍心大喜，將三人叫到御前，每人賜御酒一杯，金柄粉團大紅絨花兩朵，著太監代三人簪在鬢旁。楊魁本來一表非凡，裝束得更是簇新，盃下添了這兩朵紅花，格外覺得美俊自不必說；單是韓毓英、賽雲飛二人，因身有服制，盡是素妝，忽然添了這兩朵紅花壓在鬢下，更覺新鮮奪目，豔麗非常。此時上苑裡雖然三六宮都在，其間不免相形失色。簪花過後，三人又上了馬，搭眼見那籠埂下面，一條邊安了九隻皮球。那皮球用魚油油得滴滑的，不會拾的人抓去真個一冒多遠，這皮球就平擺在地下，四轉畫了一個粉團。此回還是楊魁在前，那馬上了籠便飛奔起來，但見他不慌不忙到一皮球，一個半面垂楊的勢子，拾起一個，用那第一個換第二個，以次二換三三換四，四換五五換六，六換七七八換九，統統換完，把多下來第九的這只皮球換到左手，兜轉馬頭，復行由西向東，仍用那半面垂楊的勢子，又將第九的球歸位，第八的球換起，以次八換七七換六，六換五五換四，四換三三換二，二換一，末了把這一球仍歸了第一的本位，放馬回頭又報了名。第二還是韓毓英，也照楊魁一樣的換法，來去兩趟，但他另有一種出色的處所，凡第一球到第二球連次而下，他的球不在手裡，沿路跳著隨馬前進。到了賽雲飛他是格外賣弄本領，到了第一球，便側身而下拾了球，穿過馬腹，又上了馬，側身把球仍還原處，就此一下、一拾、一穿、一上、一還，就問轉風車樣的，只見他一個人繞住馬腹一圈一圈的，一直走盡籠埂，九個球統統拾過，回馬將要報名，不料韓毓英因貪看賽雲飛拾球，連自家報名都忘掉了。及見賽雲飛下馬將去報名，自己這才一同走到御前，將名報過，退到原處，一個個的心中想道：前兩場已將就過了，但這第三場又沒一個帶有槍來，拿那樣東西去比？

正是想著，只見一班太監，川流不息，來來往往的，聽說是供奉上膳。忽然兩個太監走出，一個把楊魁帶到東配房裡，一個把韓毓英、賽雲飛帶到西配房裡，見一邊一桌上品的飯菜。看官，大凡無論再客氣的人，沾著一個吃考飯，都是窮吼似的。並非是考試中叫人循規矩，算來卻是皇上的福氣，就這一碗飯，到底是吃的皇家的天祿。到這個地步，那怕他飯是冷的、菜是臭的，都吃得有滋有味。那楊魁不是我做書的笑他，當日倒運的時節，在娘舅家飯館裡管個帳，皆是吃的些剩飯剩菜，大碗盤子裝著吃慣了的，此時吃到御賜的酒飯，自然狼吞虎咽不必細言；就連韓毓英、賽雲飛膏粱醉飽慣的，今日吃得個不知不覺的也是菜空飯盡，就同還是不曾吃得飽一樣。直到皇上膳畢升了御座，三人才由太監送到手巾揩面出外。

到了馬前，見每一馬上攔下一支銀杯花槍，迎著那向午的太陽，真個照見人臉。

楊魁細細一看，見槍頭上有一蛇皮似的套子套著，楊魁暗暗想道：以為這定是皇上御庫裡的寶物，所以把槍頭子用蛇皮裹得好好的。及至近前再一細看，原來那槍竟是一個皮頭子，裡面並無槍頭，用手去捏了一捏，但見微紅色的香粉，向外直飛。

便道：原來如此。就此提槍上馬，將馬一拎，到了空地，追來逐去走了三趟。忽然韓毓英一馬衝到，沒頭沒尾的就賞了他三槍。楊魁曉得勢頭利害，忙把身子向馬鞍上一伏，雙手把槍舉起急急架開，兩馬過門，一來一往的鬥了一百餘合。韓毓英故意軟了一著，兜馬過門，楊魁就想在他後心著上一槍。那知槍才及近，忽然韓毓英轉身倒踏鞍轡，把馬一偏，一槍直朝他脅下刺到。楊魁此時想拿槍來格已是不及，也就學了他腿子一揮，由馬後揮過，韓毓英那槍糊著了個空；等到收回了槍順手箍去，那知楊魁的馬例又跑過門了。韓毓英扭轉身軀，坐正了馬，看見楊魁的馬迎面衝來，他又把馬一拎，挺槍殺去。楊魁心中想道：韓毓英的本領我久已曉得本不在我之下，若專一同他規規矩矩用那一門一柱的槍法，大約他也不能勝我，我也不能勝他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！打算已定，恰巧韓毓英迎面一槍已經刺到，楊魁便向旁邊一偏，並不還槍，裝做又要過門的樣子，就此肩擦肩的。韓毓英暗道：這會楊魁必輸無疑了，他這樣靠得切近，我待走到他後身轉身就是一槍，單看他怎樣招架。就這轉眼之功夫，韓毓英端槍已要轉身，不料楊魁輕輕的伸了兩指，由後面已把韓毓英御賜的花摘了一枝，向自己盃下一插，只聽皇上在御座上拍手大笑。楊魁把馬一夾，沒命的飛奔，韓毓英紅了紅臉，走出圈外。

楊魁洋洋得意，剛要回轉御前，當下卻惱了一個人，暗道：這廝委是可惡，日前北城外將我束住了腰，由樓房上一直攢到街心，今日又奪去我姐姐御賜的花，我不趁此時出這口氣更待何時！把馬一拍，舞動銀槍向楊魁迎面刺去。楊魁走得行的，忽見賽雲飛槍馬齊到。楊魁忙雙手托住了槍，往上一架，只聽「當」的一聲，那虎口震得怪痛，暗道：哈家這女子好大力氣，我倒要存他的神呢，莫要仗他沒頭的槍，被他東街樓房上的仇報了去。就此兩馬過門，賽雲飛心裡想道：可恨這支槍沒有槍頭，我本身的恨諒難報復，但我姐姐這支花，若不將他奪回，我哈雲飛也叫枉生人世！這邊賽雲飛這樣想法，可巧楊魁兜馬過門的時候也就想道：我今日細看這女子本領固然不弱，樣子同韓小姐直即姐妹一樣，我楊魁做事向來平允，他鬢旁的花，我倒也看中著一枝了。此時兩馬過門卻另有一種對戰的樣子，一槍過去，順手就要想他頭上那枝花，一槍還來，順手又要想他頭上那枝花。就這帶偷帶打的鬥了三餘合，賽雲飛心生一計，故意把槍一緊，上下左右連二三沒遮攔似的使了多槍。那楊魁便不敢分神在花上用意，也就連連的招架。忽然賽雲飛又故意的搶了一步，楊魁不知是計，槍一緊奔腰刺來，賽雲飛一把就抓住他的槍頭，右腿退出腳鏡，腿子揮起，就在楊魁槍桿上著一著力，舉手就把韓毓英那枝花依舊拔回。楊魁此時真急得沒法，一支槍他牢牢抓住收不轉來。暗道：這丫頭委實利害，我槍也不要了！就把只左腳退出腳鏡，一手把一支槍突然的一鬆，左腳一伸，拚命似的就踢了賽雲飛的那馬一腳，以為賽雲飛一腳落空，加之那馬一奔，這一斤斗也要跌出一個色樣。不料賽雲飛提功極好，他就一隻腳踏著腳橙，掛了鞍轡半邊，任馬奔

走，直望韓毓英面前走來。楊魁還要想追，只見御前走出一個太監，手上抓著一面杏黃色的龍旗，展了兩展，那場上就有人「噹噹」的敲了幾聲鑼。畢竟不知所為何事，已聽下回分解。就在楊魁槍桿上著一著力，舉手就把韓毓英那枝花依舊拔回。楊魁此時真急得沒法，一支槍他牢牢抓住收不轉來。暗道：這丫頭委實利害，我槍也不要了！就把只左腳褪出腳蹬，一手把一支槍突然的一鬆，左腳一伸，拚命似的就踢了賽雲飛的那馬一腳，以為賽雲飛一腳落空，加之那馬一奔，這一斤斗也要跌出一個色樣。不料賽雲飛提功極好，他就一隻腳踏著腳橙，掛了鞍轡半邊，任馬奔走，直望韓毓英面前走來。楊魁還要想追，只見御前走出一個太監，手上抓著一面杏黃色的龍旗，展了兩展，那場上就有人「噹噹」的敲了幾聲鑼。畢竟不知所為何事，已聽下回分解。